

空气中的灰尘,微细得难以被发现。偶尔在明亮的光柱里,才见它们旋转轻扬的样子,微细若指尖,似乎还闪烁着亮光。只有当灰尘累积起来,积雪般地敷在物品上时,眼睛也看得见那灰扑扑的一层,这时便要动手除除了。

我曾经用过鸡毛掸子,细长的杆子上缀满了黑红的羽毛,蓬蓬松松,闪闪烁烁,既漂亮又轻便,拿在手里朝着灰尘轻轻地掸几下,便干净了。然而发现,这种蜻蜓点水般的除尘方式是不彻底的,只不过马马虎虎地将灰尘从物品上赶走而已,而扬起的灰尘依然会在空中飘散,然后再落到其他物品上。由于

灰尘的微细,这一转移的过程不被发现。眼不见,也就以为干净了。后来用上了吸尘器后,在机器呜呜的嘶叫声中,灰尘很快地被吸入机器里。停下机器后,只见透明的罩子里,原来看不见的灰尘变成了一绺绺、一团团、一块块可见可摸的固体。比起鸡毛掸子“赶走”的除尘法,吸尘器

可谓是一种“剿灭”法。然而若仔细查看,吸尘器吸过的地方,依旧留有灰尘的细微痕迹,而且每当吸尘器的口子刚伸向灰尘的一瞬间,就会有一批眼明手快的灰尘飞扬起来,躲过一劫。因而吸尘器除尘的效果虽然比鸡毛掸子好许多,使用起来也方便,但是不够彻底。

最后发现还是用抹布最好,事先将抹布用清水洗干净,然后轻轻地伸向灰尘,好像是蹑手蹑脚地偷袭,这样灰尘就会来不及扬起。而且一旦被沾湿后,就像罪犯上了铐脚镣一般,丝毫动弹不得,乖乖地任凭抹布一遍遍地擦。擦过的地方,就有了“本来无一物”般的洁净。但比起鸡毛掸子和吸尘器来,有点累人。首先扫尘的范围仅仅一臂之长,够不到的地方,有时要弯下腰来擦,或者拿把椅子踩上去擦。不像鸡毛掸子、吸尘器,是将除尘人的手臂延长了,除尘的范围扩大了。其次是一边擦拭,一边要不断清洗抹布。只有抹布干净了,才能将灰尘彻底除去。除

儿时,村子里大人们爱端着饭碗到邻家去串门,趁着吃饭,拉家常、聊农事、讲闲话,在崇明乡下俗称“行(hang)饭碗”,极为传神。

农村生活简单,节奏也慢,但人情味浓厚,平曰里,门都是敞着的,进出自由。农闲时,地里、家里都没活了,又没收音机、电视机,每到吃饭辰光,村里便热闹开了,姑婆叔婶们端着大海碗,东家进、西家出,行饭碗行到谁家,第一句话一般会问:今天吃的是什么好小菜?走近餐桌看一看,夸奖青菜炒得油光光的碧绿生青,胡萝卜颜色好看,金子一样。或许是受大人的影响,小孩也学着大人,盛上一大碗饭,夹了几筷菜,屁颠颠地跟在大人的身后。

“咸瓜末郎”是生产队里出了名的单身懒汉,家里穷得叮当响,三顿饭除了茄脚皮就是咸瓜末,“咸瓜末郎”的绰号因此而起。行饭碗数他行得最勤,也行得最远,常常端着一碗饭,上面弄点咸菜,满村子游走。有时干脆是白饭,直接到张家、李家的咸瓜缸里捞一条咸瓜,洗洗就成了盘中菜。人家见他吃得寒酸,便招呼他坐下来一同吃。他也不客气,有什么吃什么,戏称自己“吃百家饭”。“咸瓜末郎”自恃“新闻”多,但大多是左邻不屑一听的,他还是自得其乐。有一次,他刚蹭到王家宅,宅子里窜出一条大黄狗,吓得他差点把饭碗摔在地上。

靠近社场的袁家宅头有一棵遮天蔽日的老槐树,自然成了行饭碗聚集之地。夏天,大家都起得早,三三两两,有坐的、站的、还有蹲着的。片刻之后,不同的碗、不同的饭菜、不同的话题,像是长了翅膀。“今年稻飞虱多,影响稻子长势。”“今年油菜籽收购价比去年还低。”“杨和尚家的老母羊一窝落了六只小羊,挑伊发财,过两天我也去捉两只养。”

“宋根郎招拉格种女婿,真是触霉头。”男人们谈的大多和田里的庄稼有关系,春种秋收,来年打算。女人们的话题就不一样了,取西家长,揭东家短,讲到细处,窃窃私语,不时夹杂着咯咯的笑声。

这时,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,直晒得人额头上出细汗。谈兴正浓的时候,不知谁喊了声,“要出工啰!”行饭碗的人才逐渐散去。



占的会所之类。某些违法建筑占了公家百姓、邻居的利益,对有关方面的“拆违”呼声乃至命令,或置若罔闻或久拖不决或软磨硬泡,这类情况,是不是到了该加大处罚力度的时候了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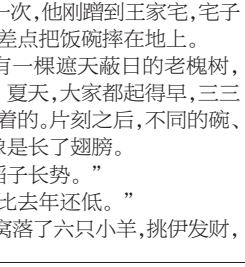
更进一步说,公园里还有没有“一公地私占”的会所之类。某些违法建筑占了公家百姓、邻居的利益,对有关方面的“拆违”呼声乃至命令,或置若罔闻或久拖不决或软磨硬泡,这类情况,是不是到了该加大处罚力度的时候了?

今天有人运用数码技术,在庐山到处竖立伟人在此留影的合成照片,以牟取私利,是不是与当年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》的宗旨背道而驰呢?

一次尘,从累积的灰尘处到水龙头处,来回回好多,比起鸡毛掸子、吸尘器来,多出许多麻烦来。神秀大师说:“身是菩提树,心如明镜台”,“时时勤拂拭,勿使惹尘埃”。然而怎么拂拭呢?用鸡毛掸子马马虎虎地掸一掸,用吸尘器轻轻松松吸一吸,还是用抹布一遍又一遍地细细擦拭呢?那结果,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戴英葵 少小离家老大回 (外国政要) 昨日谜面:宝黛之别 (外币冠量) 谜底:两美分(注:宝,薛宝钗;黛,林黛玉)

板栗树性格坚强,有“铁杆庄稼”之誉。在土层瘦薄的荒山上,在贫瘠的河滩沙坡,在“晴天一块铜,雨天一包脓”的红土壤里,板栗树都能长得青枝绿叶,花开似锦。这是由板栗树的嫩叶,它披着一层茸毛,可以不让阳光过多地曝晒,减少水分蒸发。老叶子呢,茸毛虽然脱落了,可是,光泽明净的叶面,可以将一部分阳光反射回去。而它树干上有一层死皮,起到隔热减少水分蒸发的作用,活像一件防旱服装。板栗树不仅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奥斯卡获奖音乐剧《爆裂鼓手》,用了一明一暗两条线索,讲述了一位青年鼓手演绎多重人生——如何接受挫败的磨砺,并在命运的捉弄中重新认识自我、感知生命的意义。突然接到凯西的死讯,让他在沙弗尔音乐学院的伯乐弗莱彻难过至极,但弗莱彻在给工作室乐队成员讲述凯西的故事时,对于他的死因“撒了谎”。弗莱彻拒绝承认凯西抑郁而称他“死于车祸”,因为“抑郁”在他看来,就是懦夫的“代名词”。我想,弗莱彻自有他的“理由”:音乐是感性的艺术,有着强烈的生命色彩,尤其是鼓手,在呼吸与节奏中找到共鸣,每一个音符,每一次敲击,都能感受到灵魂随之潮起潮落的波澜。弗莱彻作为拓荒者,他一直在截断后路中

景点姓“公”还是姓“私”?

吕震邦 在庐山著名景点黄龙潭前,个体照相摊的三把大伞挡住了大部分,游人根本无法领略瀑布之美,潭水清,景色幽雅。如果要想到最佳景点处看一看,你得交上十元钱,他才让你进去,由他们给你拍照;你不愿花这十元钱,对不起,只能遥遥一望那崖上的“龙泉”三个字……

“乌龙潭”更绝。照相摊的开票亭(兼售货)及两把大伞,几乎把整个风景挡了个严实。旁边虽留有一甬道,可通美景,却为照相摊专用,有红绳封锁着,禁止一般游人进入。在黄龙潭,你还能绕过照相摊,到对面去,看个一隅之景。可乌龙潭不行;乌龙潭水边上能走人的坝道已被照相者独占;不准游人走到对面去;坝道外侧是一汪潭水,水中有尖尖的两三块巨石,你发现有踩梅花桩那样的功夫是不能绕到对面去看风景的。听着照相老板的吆喝:“快来,在这儿照相有好运!”心里实在不是滋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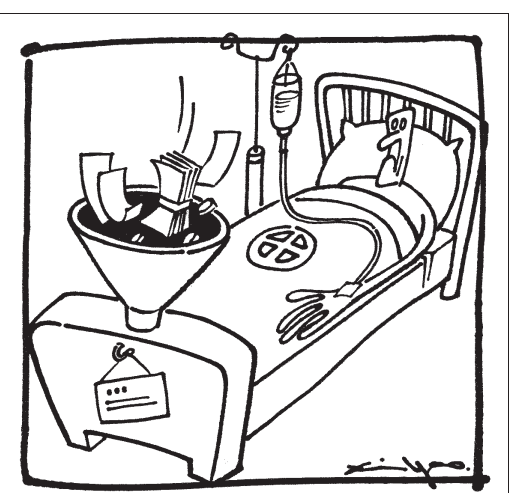
景点到底姓“公”还是属“私”,颇让人费解。今天有人运用数码技术,在庐山到处竖立伟人在此留影的合成照片,以牟取私利,是不是与当年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》的宗旨背道而驰呢?

板栗树性格坚强,有“铁杆庄稼”之誉。在土层瘦薄的荒山上,在贫瘠的河滩沙坡,在“晴天一块铜,雨天一包脓”的红土壤里,板栗树都能长得青枝绿叶,花开似锦。这是由板栗树的嫩叶,它披着一层茸毛,可以不让阳光过多地曝晒,减少水分蒸发。老叶子呢,茸毛虽然脱落了,可是,光泽明净的叶面,可以将一部分阳光反射回去。而它树干上有一层死皮,起到隔热减少水分蒸发的作用,活像一件防旱服装。板栗树不仅

瑞典北部有一个名叫尤卡斯亚维的小镇,位于北极圈以内偏北约两百公里处,这里冬天最低温度可达零下四十多摄氏度,是典型的寒冷气候。一天,镇长召集居民商讨小镇的发展问题。居民们说:“我们这个穷地方,没什么东西可以拿去卖,赚不到钱,还谈什么发展?”镇长心有不甘地问:“请大伙想想,我们最不缺的是什么?”“冰雪、寒冷和黑暗。”有人回答。镇长思索片刻,突然兴奋地大叫:“太好了,我们就卖冰雪、寒冷和黑暗。”

可想而知。满腔怒火的尼曼冲向还在咒骂自己的弗莱彻,两人扭打成一团……伤愈后尼曼接到了退学的通知,还被当成隐身证人,指控弗莱彻精神虐待学生,弗莱彻被学院“扫地出门”。当尼曼在小酒吧再遇到弗莱彻,昔日魔头置重心长地推心置腹,并邀请他加入自己的乐队时,尼曼仿佛从弗莱彻身上看到了将来的自己,为音乐而生,不病魔不成活!然而,音乐节的演出现场,弗莱彻突然临时更换曲目,弗莱彻看着手足无措的尼曼,轻蔑地嘴角一撇。窘迫的尼曼胡乱地一阵敲打后,黯然神伤地接受弗莱彻肆意羞辱。逃离,或许是最不明智的选择,也是向弗莱彻、向音乐梦想、

世界上最美的床——病床。 郑辛遥



世界上最美的床——病床。 郑辛遥

“出售”寒冷的小镇 隽秀 居民们大惑不解,纷纷惊呼:“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?只有傻瓜才来买这些东西。”镇长笑着解释说:“冰雪、寒冷和黑暗平时我们将其视为缺点。在地球上,除了我们,还有哪个地方能同时拥有这三样东西呢?这些特点正是我们独一无二的资源啊!”

就这样,在尤卡斯亚维小镇,出现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冰雪旅馆。旅馆全部用冰雪盖成,每年十一月份建成,到第二年四月份融化,次年又重建。旅馆每年建造,都会吸引世界上经过层层选拔的一百多位艺术家来这里献艺,他们把旅馆建成了精美绝伦的艺术杰作。冰雪旅馆先是卖“缺点”,接着又兼卖“艺术”,在世界著名旅馆景点中很快声名鹊起,每年慕名而至的各国游客多达五六万人。

向遍体鳞伤的自己竖白旗的最愚蠢举动。所以,他又很快重返舞台,自顾自地接连演奏自己熟悉的曲目,渐渐找回自信、从容、坦然,超脱自我地投身其中,用最率真的斗志,与音乐一起“合谋”完成了反击所有偏见的爆裂人生。若再仔细回味,原来,弗莱彻就是想再“创造”一个别样的肖恩·凯西,从他讲述凯西的故事开始,到他“预言”后来尼曼的车祸,相似的明暗两条线实为重叠成一个主题:多重人生的演变,就是要找回最真实的自己,过程虽然残酷,但结尾往往是出人意料精彩。人生历练,用成语翻译就是“卧薪尝胆”,用经济学翻译就是“迟来的奖金”。弗莱彻有一句话讲得好:所有成功的前提,不是因为别人恭喜你“Good job”(干得不错),这样只会让你越来越平庸。

我不是“上海中学”学生,从来不曾进过“上中”的门,更不曾听过“上中”的课,近日听说“上中”在校园里举行老校长叶克平铜像揭幕仪式,勾起了我久远的回忆。我有很多话想说,且也有话可说。因为我至今仍怀有“上中”情结,这情结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而消解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,我在南市潮惠小学就读。由于成绩优异,按规定,凡是第一名毕业的高小优等生,可由本校提名保送,直升本市名牌中学读初中。

我一向仰慕“上中”(当时为江苏省立上海中学),下决心要争取升入。“潮惠”校长李汉霄先生和毕业班导师欧阳彦生先生都表示支持,并按此方向为我作准备。而语文老师周宝书先生却动员我去上他的母校惠灵中学,为了让我认识、了解“惠灵”,那年春假,周老师特地带我到新龙华去,“惠灵”的确相当漂亮。但我惦记“上中”,就顺便去附近的吴家巷“上中”看了看。因是放假,校门紧闭,只能在门外向外里张望。说来也怪,就这样匆匆一瞥,却留下了刻骨铭心难以抹去的印象。

1937年7月我高小毕业,如愿以偿被“上中”预录。因等待毕业证书,奖状(要由市教育局盖印颁发)和办理直升“上中”的手续,我仍留在校中。谁知突发变故,“八一三”淞沪抗战爆发。那晚“潮惠”对面的黄浦江上战火纷飞,形势险恶。校内留守的老师也忙于收拾,准备撤离。就在次日(八月十四日)上午,我被匆匆离校逃难,去“上中”的路,被战争无情地阻断。

尽管望门而止于“上中”,我始终念念不忘,一直牵挂着她。日军攻占上海后,郊区的中学纷纷迁入租界继续上课,有的甚至挤在南京路慈航大楼的写字间里,“上中”也迁入顺昌路,后改名为私立沪新中学,我的“上中”梦从此永远破灭。1941年冬,日军进占租界。少数不曾停办或内迁的中学,被直接置于侵略者的掌控之中,那一段日子,人命危浅,环境险恶。凡是亲身经历过的师生,至今回忆,仍心有余悸。而“上中”曾被日军当作兵营,后来总算挺过来了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自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始,许多名校包括私立的、教会办的,被摘了牌子。更有甚者,是把原有的校名改了。好些学校被排了队编了号。如我熟悉的澄衷中学改成五十八中学,务本女中改成市二女中,如此等等。十年浩劫,好些中学教学成果被摧毁,教学设施被砸烂,大批教师遭迫害,连澄衷中学的创始人叶澄衷的铜像,也被掀翻在地,横遭践踏。“上中”也停办了,变成了样板戏基地。

然而,“上海中学”终于挺过来了。尽管也历过险,受过伤,幸运的是后来不曾被改名。她仍然如浴火重生的凤凰,仪态万方地昂立于沪郊,以她独有的魅力,吸引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。她使得广大“上中”校友既不用为无二的时候回到上海却找不到母校而焦急,也不用为母校的面目全非而伤感。如今,则不用再为母校的前途命运而担心了。

今生,我的“上中”梦虽永远难圆,但我的“上中”情结仍留在心头。

我的「上中」情结

叶元章

